



卧底调查

石野◎著

卧底暗访

最惊险的卧底暗访全景揭秘

中国第一卧底记者首部自传体小说

著名主持人

著名调查记者

著名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

敬一丹

曲长缨

张洁

感动
推荐

目 录

中国调查记者的呐喊	1
序幕 噩梦醒来是清晨	1
第一章 神秘举报信	11
精心策划的暗访	12
山西退伍兵的愤怒	19
世纪大剧院一带长期盘踞黑恶团伙	21
作案手段十分恶劣经常杀人抢钱劫财	23
因为有保护伞，他们总是逍遥法外	25
他们罪孽深重，可就是无人过问	26
美丽的桃花背后	30
第二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37
10元钱打啵，30元看电影，50元.....	38
海军陆战队出身的我，决定冒这次险	45
第三章 惊魂桃花苑	49
前有拦截，后有盯梢，眼前还有凶悍黑衣人	50
不许动，快把枪交出来！	54
第四章 死里逃生	63
“我们那记者证，是假的.....”	64
三杀手马路追杀	74
第五章 专案组在行动	83
几声呼叫把我从噩梦中惊醒	84
那意味深长的话，令我们喜忧参半	91
善饮的美女记者，能提高警察的办案效率	96
第六章 战果平平	105
“蛇”没惊动，派出所所长突然先冒出来	106
黑老大误打误撞主动上门	112
初战告捷	121
第七章 谁绑架了举报人	127
我和小雨正在推让红包时，门突然被推开了	

.....	128
举报人和记者同陷危局	137
第八章 神秘“深喉”	149
警方抓捕的现场新闻，又让人给压了下来	150
举报人昨夜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158
第九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65
他们正要将我沉入水塘，	166
刚送走举报人，我就接到专案组的电话	173
第十章 谁在跟踪追击	179
刚打开 BP 机，几条死亡威胁信息就跳入眼帘	180
猝不及防，我被那摩托车撞到了臭水沟里	188
“求求你，再不要搞这种危险的暗访了”	196
第十一章 意外发现	209
半私半公，结交了新华社记者	210
“这种事情，内参也不宜发”	218
我的天！那人不正是我要寻找的柯福贵吗？	225
第十二章 蜗居“野鸡”村	233
正欲抓贼的我，却发现门缝里有两张招嫖卡片	234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240
第十三章 恍然大悟	250
我们刚坐下，两个妖艳的女人就笑嘻嘻地凑上来	251
我突然想起，柯福贵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256
第十四章 真假难分	265
“不许动，我是警察”	266
令汤司令极为窝火的是，那骨感女友竟是发廊妹	275

第十五章 原形毕露	281
来自专案组的惊人真相	282
专案组来电：举报人被乱刀砍死了	288
投案自首	295
第十六章 案惊高层	305
倦鸟归巢	306
台湾记者遇害	312
第十七章 漏网之鱼	320
撞到枪口上	321
连我自己都奇怪，我为何会突然提出辞职 ..	327
冤家路窄	336
尾声 夜朦胧，月朦胧	348
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卧底调查系列小说 ..	356

自序

中国调查记者的呐喊

16年前，我的90年代刚开始；16年后，我的90年代早已成为历史。16年前，我的新闻生涯刚刚开始；16年后，我的新闻生涯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结，铭心刻骨的记忆。

16年前，我背着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闻。

时光荏苒，16年过去。我，依然像那叶浮萍，在新闻江湖上随风漂浮。16年的记者经历却总是令我陷入沉思……

如果说，在逝去的16年中，我可以褪去各种成色，唯独褪不掉的，是“新闻记者”的灵魂。在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弥足珍贵的，就是我的新闻经历。这些如烟往事，有我的酸甜苦辣，有我的坎坷人生，有我的青春历程，这不仅是我的热血烙印，更是我历历在目的新闻轨迹。

是的，我是新闻的亲历者。

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们，在历史的尘土中飞扬，有的音容模糊，有的笑意凝固，有的身影从此消逝，生命从此终结。他们和我所经历过的那些事件一样，渐行渐远。可是，我依然无法忘记他们，就像无法忘记自己的新闻青春一样。

是的，我是新闻的记录者。

每一个新闻亲历者，都是山中樵夫，看春花秋月，思往事，知多少？愁起愁落，岂能让思绪均随山泉流入江？江水东流，萦绕于青春心坎的愁绪，却无法随水东流去。

每一个新闻记录者，都是江上渔者，他们也曾像我一样，意气风发，满腔热忱，欲坐听潮起潮落。但“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又有多少人能获知，那像落叶般漂浮在水面的小船，出了风口又跌入波浪里头呢？鲈鱼虽味美，捕捉却艰辛；新闻虽短暂，得来费工夫，为此而调查真相的记者，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他们出没风波里，随时有被江水卷入漩涡的危险……

无论是热爱我的读者，亦或是仇恨我的被批评对象，都令我无法远离红尘的繁琐，无法躲避江湖的喧嚣。正如徐克电影所言：“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几年前，我迫于种种无奈，退出新闻界，但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我，依然无法挣脱新闻，无法逃离江湖，注定会在江湖漂荡一辈子。

人在旅途，我在调查的旅途。“夕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古人对季节和时间的慨叹已成为绝唱，而我却无法拥有游子归家的喜悦，有的只是往事如烟的伤感……

谁人能感受得到中国一线调查记者们难言的苦涩？谁能理解其蚀骨的无奈？谁能分担其心酸的怅惘？谁又能探寻到其愁闷的隐忍？谁又品尝过其感伤的落寞……

流浪记者，夜雨江湖。在此后的江湖岁月，我将何去何从？是满面尘灰双鬓飞霜地自哀自怜，还是笔耕不辍续写春秋？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说不尽岁月儿女旧江湖。

江湖没有地址。江湖没有终点！我知道，我的新闻江湖，实际上是一种挥之不去、斩之不断的新闻情结。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博大而深沉，雄厚而浑

浊，但我不会让自己的声音淹没在滔滔江水中，我不会让自己的话语权封存于深山老林之壑。古人曾把精于人情称为“老江湖”，把浪迹四方称为“走江湖”，把大无畏者称为“闯江湖”。是的，江湖是有风险的，但江湖的主人难道不就是我们自己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我的江湖，我的新闻江湖，又将是怎么样的江湖呢？

道不尽的新闻江湖，其实就是我的内心，是我们记者的内心；就是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对新闻事业的执著，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对现行法律的把握和运用，对正义和良知的深切思考。

邓小平说过，“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是的，邓公的深情，岂不正是我们每一位新闻人的深情？

浪迹16年新闻江湖后，回首一路走过来的风风雨雨，是谁倚门为我掌灯，是谁为我祈盼回程平安？

是爱戴我的读者。是热爱我的友人。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江湖夜雨十年灯，可人生究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夜雨江湖的后面，又有谁能体会得出，那是怎样的一种刻骨孤独和痛楚呢？

嬉笑怒骂，不一定皆成文章；长吁短叹，肯定成为心中之结。这心中之结，有谁能解开？又该以何种方式去解？

唯有郁积于心中的文字……

16年的风雨新闻路，尽管我被迫从南到北颠沛流离，背负着各种诽谤侮辱，历经过数次恶意诉讼，面临过刑事自诉，甚至遭遇过两次牢狱之灾，尽管自己满面尘灰双鬓飞霜，一无所有（无房子、无票子、无妻子），但我绝不哀自怜，只是矢志不移地笔耕不辍续写春秋。我先后正式出版有“中国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及《我在北京当记者》等书，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新闻之路，坚持自己的维权方向，坚持自己的正义之声……

出版几本也算畅销的报告文学后，我开始创作以记者为主人公的首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记录中国调查记者卧底暗访的书，后面会有第二部、第三部……第十部。这些系列作品中，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有暗访有卧

底有历险；有爱情有亲情亦有温情。主人公是一个或一群年轻勇敢的新闻记者。他们像我一样是流浪记者，是打工记者，是新闻民工。或许，我写的就是自己记者生涯中的某段亲历，或许，我写的都是新闻报道无法报道的内幕，是新闻报道无法说清的事儿。所以，从这本书开始，我就让书中那位主人公来讲讲新闻记者的真事儿——也许，那主人公就是作者石野；也许，石野本来就是书里的主人公。

书中记录着主人公们真实的新闻感受，真实的采访生活，真实的生存姿态。当然，还有他们满怀激情而又处处碰壁的尴尬；他们满怀正气而又处处被打击的义举；他们像农民工一样卑微地生活，有着付出的太多而收获甚微的辛酸……主人公们不只是出生入死、不只是仗义执言，更多的是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青春，以及肩负的神圣使命，写出了无数为弱者鼓与呼的文字，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呐喊。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是的，16年风雨之后，我已不再年轻，那些和我一样曾经奋战或是依然奋战在调查前线的记者们，他们也许像我一样，再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和自豪，没有了往日的张扬和激情，有的是“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但我们却依然对新闻一片痴情，依然是“朱颜青鬓都消改，唯剩痴情在”。

虽然世事变化莫测，但我和我的同行们依然痴心不改。不管日后是否有“结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问有仇无”的境地，我依然会在自己的心灵深处，驻守那份宁静清明。

流浪的我唱着流浪之歌，从南到北，以笔为剑，飘荡江湖，亲历新闻……

请让我高声呐喊，去见证中国调查记者的生死历险……

请让我高声呐喊，去颂扬我们的新闻人，为他们鼓与呼！

请让我高声呐喊，让云霭雷电闪开，让乌云邪风闪开！

请让我高声呐喊，让凛冽严寒闪开，让黑暗罪孽闪开！

请让我高声呐喊，让那些调查中随处可见的漩涡礁石闪开！

请让我高声呐喊，让那些企图拦截和扼杀舆论监督的黑手闪开！

请让我高声呐喊，让一切阻碍新闻真相的邪恶都闪开吧……

噩梦醒来是清晨

记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反正，我在省城一隅，在暗访现场，又一次遭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

我躲在一堵墙后刚要举起相机偷拍，不料，一只毛茸茸的大手飞快地伸过来，顺势就要夺我的相机。我赶紧用左手护着相机，右手正要快速出击，谁知，后脑勺被硬物猛击了一下。随后，一只粗壮的大手从背后紧紧箍住了我。我急中生智，赶紧把头朝前一低，然后猛地往后一磕，硬硬的后脑勺借着突然袭击的猛烈冲力，正好击中那厮的鼻梁。

“哇，我的妈呀！”背后传来一声惨叫，趁抢相机的黑汉愣神的瞬间，我用曾随少林和尚练过几个月“铁头功”的脑袋死命撞击在他的面部，那家伙

痛得龇牙裂嘴，双手捂着鼻子“呀呀”乱叫。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抬起穿军用皮鞋的右脚，狠狠地往后一踩，伴随着一阵咬牙切齿的怪叫声，那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终于松开了我。

我一把推开另两条高大魁梧的身影，一手扬着相机，一手紧护着采访包，双腿像安了弹簧一样，猛地朝前飞蹿，拼命地夺路狂奔……

“抓住他，快抓住他！别让这假记者跑了！”

“快抓住他，抓住他！快抓住这个抢劫犯……”

不知是为了混淆黑白，还是为了避人耳目，反正那些家伙就堂而皇之地大声喊我为假记者和抢劫犯了？真好笑！他们这一喊叫，倒是让我辨清他们原来不是三个人，而是五六个，而且其中两个声音听起来怎么很像银河村那两位趾高气扬的治安员呢？不过，又像极了半年前那三个黑道的粗嗓门，那时他们为了阻止我追踪龙潭村段姓家族及有关治安员违法乱纪的报道，在浦江大桥上追杀我，最终我不得不在寒冷的冬天跳入滔滔江水中逃命……

“快追上他，杀了他，快杀了这个小记者！”

“快抓住这个假记者……”

随着各种各样的怪叫声、喊杀声，我清楚地听出来，这一下子哪是6个人，而是十几二十多个，是一群数不清的黑道人物在围攻我。

在此节骨眼上，除了一部3000多元的海鸥牌相机值点钱外，我身上就只剩那个缝缝补补过好几次的帆布采访包。对于我这打工记者而言，平时的采访总是离不开三件宝：相机、自行车和采访包。相机和采访包都在我身上，这样说来，我的另一件宝贝，那辆平时除了车铃铛不响什么都响的轻便自行车此时不知丢哪里去了！那可是我这个小记者平时用来代步的“飞毛腿”。不过，现在逃命要紧，哪还有余暇顾及我的宝贝自行车呀。

真是奇怪，平时无论哪个角落都火树银花、灯红酒绿的浦江城，今夜为何如此黑暗？就是远郊也不可能没有灯光呀！

没有灯光，没有月光，连汽车的灯光也没有。四周漆黑一团。我在黑暗中漫无边际地跑着，跑着……

四周传来的都是一片喊打喊杀声，气焰嚣张，声嘶力竭，仿佛我是一个捅了马蜂窝的坏蛋一样遭人痛恨。其实，我只是一名小记者，一名专爱搞暗访的机动记者。就像半小时前，我在路边的某一角落偷拍几个正在招徕客人的卖淫女后，拐到街道中心某一大酒店门口，偷拍几位衣着褴褛、有气无力地向路人兜售鲜花的未成年卖花女和孩子。他们的手中或怀中，是一大把已被夜色渲染得更加枯萎的红玫瑰。在他们背后，是几个鬼鬼祟祟的成年男女。就在我目不转睛地拍摄时，却不料被人发现。我先是被人跟踪，继而就被人追击，紧接着，就遭人围截。

这当然不是第一次被人发觉，但却是我偷拍这种场面时，第一次被如此人多势众的黑影围攻和追杀……

我这位曾经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员，平时长跑不是一般人能赶得上的，可令我奇怪的是，此时无论我跑得多快，那伙追杀我的人却怎么也甩不开，而且是离我愈来愈近了。我真后悔刚才没有把我的自行车骑上！我那多次失而复得的自行车，不但能帮我代步，省很多力气，有时还能当防身的武器用，就像半年前，我在浦江大桥前后遭人围截时，急中生智，用那辆自行车砸倒一位歹徒，才趁机逃脱。

我大汗淋漓着，我眼花缭乱着，我胡思乱想着。我就那样拼命地狂奔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臭水沟，我顾不得多想，纵身一跃，就飞到了对面。我刚刚得意地回头一看，不由目瞪口呆：只见那群追赶我的黑影，竟像武打电影里的江湖大侠一样，嗖嗖嗖，一个接一个地接踵而至。眼看几把寒光闪闪的长刀就要砍到我的后背，我这才从惊魂中猛然醒悟！慌乱中，我又撒开步子向前狂奔，可没有跑多远，就是浦江大桥了。我依稀记得，半年前，也是在眼前这个似曾相识的地方，我也是在午夜被三位黑衣人追杀，最后被迫跳入滚滚浦江中才死里逃生。

谁料，我现在居然又被人追赶到浦江边来了！

“快抓住他，不能让这小记者跳江了，他会游泳！”

“快拦住他，快……”

在一片张牙舞爪的喊打喊杀声中，我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逃了。这大桥不知何时开始翻修，四处堆积着横七竖八的钢筋、混凝土和磕磕碰碰的砖瓦条石。就在我惊慌失措地边跑边四处环顾时，却看到桥的两头不知何时围满了扬刀举棍的人，他们像瘦猴子孙悟空遇到的全副武装的虾兵蟹将，个个扬着奇形怪状的武器，张牙舞爪地向赤手空拳的我围攻上来。

后有追兵，前有守将，左边是钢筋水泥，我只能再次选择滔滔浦江了，只有江水才是我唯一的逃生方向。

说时迟，那时快，眼见无路可逃，我纵身翻过江边栏杆就要往下跳时，却看到白光闪烁，一阵“嗖嗖”的响声向我飞来，刺激着我的耳膜。天啊，他们用的全是飞刀！我急忙抓起厚厚的采访包挡了一阵。随着一只只寒光闪闪的飞刀叮叮当地掉在地上，我迅速飞身跃向江中……

听到背后那“砰砰砰”的一阵巨响，我吓得毛骨悚然：那可不是鞭炮声，也不是土枪土炮声，而是真正的枪声呀！奶奶的，这些人怎么还有枪呀？我双手紧护着脑袋，双腿像装上了飞行器一般，没命地往前冲，生怕子弹飞来。在惊骇中，我这海军陆战队员正欲发挥游水的特长，谁知手脚好像被什么纠缠住了。难道这江水里还有水鬼不成？！我拼命挣扎着睁开眼睛仔细一瞧，却发现自己陡地被江中一张无形的大网给罩住了！那情形，真像猪八戒误入蜘蛛洞，在蜘蛛洞里被妖魔鬼怪用蜘蛛网给网住了。

决不能让自己落入黑道之手。我一定要逃出去！我手脚并用，当然更多用上了坚硬的牙齿。可我连一根绳子也没有咬断，就被人高高地吊了起来。要知道，我这一口利牙是出了名的，其他不说，就说当年我在部队时，一次我们排到达南中国海的一座荒无人烟的海岛搞野外生存时，饿极的我曾像野狼一样扑倒一只狸子，一口就咬穿了那十几斤重的笨家伙的喉管，将腥美的鲜血一气喝了个饱。

可是，在此节骨眼上，我的上下牙都差点蹦掉了，连一根细绳子都没有咬断。

我慌作一团，低头一看，天哪，我的脚下全是黑压压的人群……

此时此刻，他们得意忘形地叫着，笑着，高举着尖刀和枪支向我包围过来。我在网里拼命地踢着，叫着，挣扎着。可是，几把明晃晃的长刀，伴着一阵狂笑声，向我猛刺过来……

这时，不知从哪里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我像捞到了一根救命草，不由循声大喊：“救命！救命！快来人救我……”

“快醒醒，石头，快醒醒！”一阵惊愕而又亲切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一看，这哪里是在浦江边？我的身边哪有刀枪？那吊起我的大网呢，此时怎么陡然变成一张柔软无比的大床了？！那些追杀我的黑衣人呢，怎么变成了一个了？

真的，此时映入我眼帘的只有一个人，一张美丽而清纯的面孔。

“你看你呀，一大早又是大喊又是惊叫的，你看太阳都出来了，快起来喝杯牛奶吧！”

如果不是李萌萌那温柔的声音，不是她那瀑布般的秀发像柔和的丝巾，在我脸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痒痒地轻拂，不是她用半裸的手臂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我真不相信此时我早已安全到达彼岸，不相信竟会在另一个美丽新世界。真的，在她的百般温柔中，如果不是窗外那亮丽的晨曦正刺激着我的眼帘，如果不是窗外那几只小鸟正在那棵高大的木棉树上啁啾，我真不敢相信刚才是在噩梦里，不相信我现在就躺在温柔之乡，更不相信我此时此刻正倒在我美丽的女友怀抱里……

“我看你今天的暗访就不要去了吧。这些天，你晚上经常做噩梦，昨晚你又踢又叫的，肯定又是做噩梦了。这不，一大早你又被噩梦惊醒……”李萌萌将我沾满汗水、热乎乎的大脑抬起来，靠在她温暖的胸前，用两张香气四溢的纸巾，一边轻轻地为我擦拭额上的汗水，一边像温柔的母亲安慰婴儿一样抚慰着我。

“石头，你还是听我的，记者这职业本来就极富挑战性，平时风险和压力就够大了，你可以做财经，做时政，做娱乐和体育，但为何偏偏要做调查性的报道呢？这还不算，还要经常去卧底，去暗访……”

李萌萌本科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后来到了南方一所著名高校。以经济学硕士的身份毕业后，分配到了南方这家最好的省报，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而我，却在这家省报旗下一家才创办一年多的子报的政法组。说是政法记者，可不安分的我平时总爱搞一些调查性报道，后来又很快迷上了做暗访新闻，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刚开始和我恋爱时，李萌萌是绝对支持我做这些暗访新闻的，因为正是看到我发表在《浦江都市报》上的那一篇篇独家暗访新闻，她才爱上我的。

看到我心跳已平稳，身上的汗水渐渐消退，萌萌总算松了一口气。她抱着我的头，一只手轻轻地拥着我，一只手在我的头发上轻轻抚摸，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在南方生活就是富有诗情画意。不过，我现在最想说的是，你今天的采访危险性太大，我看还是不要去了吧……”

与我共同生活了近一年的李萌萌当然知道我的个性，那就是：只要认准的事，我极少放弃，肯定会坚持到底。用她的话说就是，倔头倔脑，不听人劝。她一大早就毫不迟疑地劝导我，显然不是临时发挥，必定早在昨天晚上就深思熟虑过了。这也难怪，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友能与自己长相厮守，每天能平平安安地陪在自己的身边呢？她当然更愿意见到我每天按时回家，经常陪她买菜做饭，陪她逛商店逛公园遛大街呀……

“亲爱的，你也知道，平时我一直是支持你的事业的，你已经做了一年多时间的暗访了，发表了那么多独家报道。作为每天关注这份新报纸的读者，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为都市报出生入死，早就立下了汗马功劳。再说，那些报道早就令你声名远扬，不仅在本地区你是最著名的调查记者，而且在南方新闻圈，你也是小有名气的……现在你在报社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以后能调进来更好，万一调不进来，再想办法。反正我在报社是正式编制，咱们两口子，有一个正式的也不错了，以后也许有机会分到福利房……万一赶不上末班车，我们也会想方设法自己贷款供房子……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生活也算不错，就听我的，安稳地做报道……不要再做危险的暗访了……”

我长叹一声，轻轻地捏住她纤细的手，委婉地说：“我也早想停止搞什

么暗访呀卧底呀，因为我，这些日子带给你的惊吓已经不少了，我一直很内疚……但今天的暗访，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报社的行动，是报社领导几次共同策划的。今天去桃花苑，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机动部的同事邓保卫、摄影部主任卫强，如果加上司机大刘，那就是四人了。”

“我知道呀，你以前喜欢一个人行动，都是单枪匹马的，危险也不小，可我昨夜看了那封举报信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那完全是黑社会的行为，不但有组织有武器，而且还背有命案……记者又不是警察，对如此重大的案子，怎么能轻易介入呢？要知道，对方可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团伙呀！我认为，这种案情应首先报案，让警方成立专案组才能一网打尽……而你们实在不应该去冒这份险……”

李萌萌见我又要辩解，将拥着我后背的手一把抽回来，噘着嘴，连连冲我叫嚷起来。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脊背，劝慰道：“萌萌，我当然知道此事带有一定风险，但我们只是去暗访，去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以前那么多危险的事我都经历了，还在乎这一次吗？再说，此次我们人多，也许就只是坐在采访车上沿街了解一下情况，并不会像以前那样深入进去。何况，今天我们四个人，是组织行为，这种风险性是很小的……”眼看她泪花又在眼眶打旋，我也顾不得浑身疲软，搂着她的腰，小心翼翼地说：“我向你保证，此次再不会跟踪对方，也不会踏入危险半步。再说，我们这次有三四个人，还有采访车跟随，只是利用白天在外面转一转，不会有风险的。”

话虽如此，但我明白她说得很对。我们应当平平安安地幸福生活。

作为省报财经女记者，她采写的大多是证券呀，股票呀，福彩呀以及房地产呀，专门和那些最令我发怵的科学数据打交道。尽管她从未涉足像我那样的卧底暗访，搞揭黑调查，但她平时好奇心很强，倒也很关注我所写的那些鸡零狗碎的社会新闻，更喜欢看我笔下的暗访新闻。

今年春节时，我特意带她回了鄂东南老家。她的美丽和修养，她的为人处世，很快就受到我们村里村外老乡的褒扬。特别是我那平时颇有虚荣心的老父

亲，自从儿子在南方省城当了记者后，他总会将我发表过文章的报纸给村里的人四处传看，免不了一番炫耀。在乡亲们羡慕的眼神中，父亲本来被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弯的腰身，似乎一下子又挺拔起来，走路都带着风。如今又看到我找了一位研究生毕业的美丽媳妇，他高兴得逢人就说儿子很快就要在省城结婚了，从此以后，他的长子和他的孙子们就是彻头彻尾的城里人了。勤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她每天总是将满头花白头发用清水梳得光溜溜的，神清气爽，见人就夸未来的儿媳妇好，不但有文化，而且丝毫没有上海大小姐的架子，一进门就伸出那拿笔的嫩手帮她做家务……呵呵，对老人孝敬至极……

至于萌萌的上海家中，我们早就利用假期去过两次，她的父母除了对我这乡下人个子不高有些不满，其他的似乎都还满意。因此，当李萌萌提出年底要和我结婚时，这对在大上海生活得悠然自得的老两口，既没有表示特别的支持，也没有流露出反对。于是，尽管没有房子，我们还是决定于今年“十一”把喜事办了……

一阵腥甜的海风轻轻拂来，此时南国四月的太阳已冉冉升起。窗前那一缕刚刚跃入室内的温暖阳光，五彩缤纷地映射在我的脸上，弄得我眼花缭乱。

又是一个绚丽多姿的大晴天。

我看了看传呼机上的时间显示：4月1日6点10分。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西方的“愚人节”，这本来是一个充满恶作剧或幽默的日子，但这美好的早晨，我们这个温馨的小家却被我的一场噩梦打扰了，以至我们彼此都没有想起用什么方式来逗乐对方。

幸好，也许深爱我的萌萌见我刚才那一番话说得有道理，也许今天的暗访是在大白天，而并非像我以往那样总是利用夜色深入地下赌场、卖淫嫖娼的发廊、小旅馆或是躲在宾馆里贩毒之类的危险暗访，她总算默许了我这次行动。

一杯香气袅袅的牛奶端到我面前，我将温热的牛奶一饮而尽，然后张开嘴，将她递到我唇边的燕麦面包夹煎鸡蛋，风卷残云般吞了下去。

那一连串的噩梦并没有令我背上任何心理负担，相反，在这清风徐徐的四月清晨，面对女友，心理阴影早就云消雾散。